

傳記·掌故·趣聞⑥

忠烈傳

——晚明的英雄兒女故事 孟 瑤著



正人故正義七說拓出異時成說論英雄

孤臣義賊忠臣馬再奴獨戰於青堂宇宮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傳記・掌故・趣聞 6

孟 瑤 著

忠烈傳

——晚明的英雄兒女故事

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

傳記·掌故·趣聞 6

忠烈傳

實價：新台幣九〇元

中華民國七〇年八月初版

著者：孟瑤

主編：俞允平

發行者：鄭少春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五七號

出版者：世界文物出版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

經銷者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

郵政撥匯：三三五五號

電話：三五一八二〇九號

印刷者：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環河南街二段113巷7弄16號

版權所有·請勿翻印

傳記·掌故·趣聞 系列叢書 出版的話

目前從事出版工作的人都面臨著一種困擾，那就是：文化精神的傳承和學術知識的傳播難以兼顧；高水準的著作與大眾化的發行不能兩全；以及純知識的探索跟消遣性的陶養無法融通。這種困擾如果排解不開，或者就這樣置之不理，那麼出版業所能發揮改善實際生活的素質，和開拓新境界、培育新精神的作用，必定會大大減少，甚至於落空。

本社經過長久的思考和多方的探索，終於決定選擇了一條「執兩用中」，介乎歷史與文學之間的路——把它歸結到人生的實際活動與精神面貌的呈現上。希望經由這樣的努力，搭建一座跨越古今時空鴻溝的便橋；修築一條古人與現代人在經典史籍之外可以聲氣相通、心心相印的小路。基於這一想法，本社推出了「傳記·掌故·趣聞」系列叢書，務求在中國人固有的精神和識見上有所傳承，在溝通古人跟今人心靈的做法上有所開創。本社將盡力使這一系列叢書能以活生生的面貌，呈現在讀者面前，讓讀者感受到書中人物生命力的顫動，從而能有所憬悟、有所奮發，那就是本社衷心所祈望的。

徵稿

為增強「傳記·掌故·趣聞」系列叢書的內容，本社特徵求下列稿件：

凡性質屬於傳記、掌故、趣聞三者之一，內涵能展現中國人的智慧、幽默和生活情趣，字數以十至十五萬字為限，文字表達要雅俗共賞、老少咸宜。

來稿請以掛號寄：**107 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**
世界文物出版社編輯部

著者序

讀史，每每增我無限感慨、無窮信心。感慨是，這活了數千年的大漢民族，在生存的過程中，不知經過了多少辛苦跋涉！信心是，無論這跋涉多辛苦，總會到達復興的彼岸！她多像一棵百年老樹，那怕被雷電燬去一半，一遇春天，她又生意盎然，樹影婆娑。

朱元璋以平民得爲天子，雖也深知民間疾苦，爲老百姓做了些事；但馭下之嚴，殺戮之慘，依然是歷史上的一大暴君。中國歷史，還沒有一朝像明朝有這樣多刻薄寡恩、貪財好貨的皇帝！尤其不可饒恕的是對知識份子的斷喪。太祖創下了「廷杖」，不僅對臣下施以肉體的傷害，且也毀滅盡了讀書人的顏面與人格尊嚴。但書生報國，依然表現出凜然正氣。

明代自武宗的荒嬉、世宗的嚴刻、神宗的疏懶、熹宗的稚愚、思宗的偏狹，國運已日薄崦嵫。再加上關外豪強的虎視眈眈，國是亡了，但是大漢民族的生機未盡，首先福王立於南京，有史可法的殉節；魯王監國於紹興，有張國維、張煌言的死難；唐王立於福州，雖被鄭芝龍出賣，宰臣黃道周却被捕不降，臨死前寫下：「綱常萬古，節義千秋，天地知我，家人無憂」的偉句。桂王即位肇慶，雖歷盡顛連，難逃一死，但敵軍攻桂林，守城瞿式耜從容就義，了無懼色。多鐸大兵南下，打到江陰，兩名小小的典史陳明遇、閻應元率領軍民，竟頑抗了八十天，最後城破，他

們用血在牆上寫出了大漢的心聲：「八十日戴髮效忠，表太祖十七朝人物；六萬人同心死義，存大明三百里江山。」

還有老百姓呢？真是時窮節乃見。他們平時爲了生活，沉默辛勤地活着，一旦有事，却表現了令人落淚的氣節。清人入關不久，即下剃髮易服令，百姓們就因爲不忘故國衣冠，而慷慨赴死。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百姓或投池，或舉家自焚，就是不肯低頭。而且趁機組織民間武力，誓死抗清。十七歲的童子夏完淳，在父親抗清失敗自殺後，他爲閩浙聯防，奔走於唐王、魯王間，事不成而從容就義！這些人，沒有受明室涓滴之恩，對國家却湧泉相報。還有鄭成功呢？從鄭芝龍降清，他帶領一支軍隊遠走海外，終於驅除了荷蘭人，拿回臺灣，從此聚集了一批孤臣孽子，日夜爲重整河山、重光國土而努力。

這些書生、百姓報國，都失敗了，但却爲國家民族保存了正氣、生意。十年、二十年、百年、二百年，這生意將盡的老樹又將發芽、抽芽而再生、而永存！

每讀明史，尤其明亡史跡，總不禁掩卷低徊。終於無法克制衝動，將這些故事組織起來，成此二十五萬字的長篇，想將這些可歌可泣可傲的史實公諸我可愛的同胞面前。

一

「長平公主，萬歲有旨，今晚除夕，爲一家歡聚，萬歲在坤寧宮賜宴，公主，快一點梳妝打扮吧！」費宮人被這一新鮮節目刺激得十分興奮，輕掖長裙，像一陣微風似的捲了進來。

「什麼？」長平公主正自百無聊賴地結一個玉珮的穗子，聽到這消息，不自覺地抬起頭來。「今晚在坤寧宮賜宴，公主，更衣吧！」費宮人說這話時，已經到了前面。

「是麼，貞娥！」長平公主笑起來：「那麼，今天晚上我們就不必忙着去後苑堆雪人了！能和太子一起，一定玩得熱鬧！」

「可小心一點，太子最調皮！小心捉弄公主！」貞娥皺皺鼻子。

「哼！」長平公主不服氣地抿抿嘴：「我還會捉弄他呢！」

貞娥沒說什麼，却有心把目光移向長平公主所編結的穗子上，說了一句：「真難看！」

「你大膽！」長平公主立刻不高興地板起臉來。

「婢子該死！」貞娥惶恐地跪了下來。

「起來，我跟你鬧着玩的！」

「嚇出婢子一身冷汗！」貞娥又嬌情地半歪起頭。

「你少撒賴，早晚有一天，我奏明母后，不要你！」

「公主捨不得！」貞娥輕輕地回答了一句。

「死了頭，幫我更衣吧！」

「傳他們進來幫忙麼？」

「不，這裏只有我們兩人，就可以不拘禮節，還早呢，急什麼？」

「公主，你知道那周世顯麼？」

「什麼？」長平公主立刻臉紅。

「當今的駙馬爺！」貞娥有心向公主瞟了一眼：「聽說人才出衆，唐朝有名的玉菩薩薛調都比他不過。」

長平公主聽了，心裏自是一陣得意，却矜持着不動聲色，只一心一意對鏡理妝。半天，才帶一點責備的意味：「貞娥，你越來越野丫頭似的了，只顧耍貧嘴，就沒有看見我頭上的金步搖都插歪了麼？」

「這樣才更搖曳生姿！」貞娥非常調皮地向公主頭上端詳了半天，才一面把頭上的飾物重新整理，一面又說：「公主轉眼就是及笄之年，快招駙馬了，不開心麼？」

「瘋丫頭，你少跟我鬧，你不想想，假若有那一天，我能放過你麼？」

貞娥的臉一紅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長平公主從鏡子裏癡癡地望着她，竟自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公主又什麼事不高興？」

「說起來，我真不願意當公主，也更不想招駙馬。宮裏的禮數規矩多，隨時都像有繩子把我綁着，哪裏能像老百姓那樣自自在在、快快活活？就譬如我和你吧，連說說笑笑也不行。再說，

如今天下又不太平，北方有強虜寇邊，四境有飢民作亂，父皇自登基以來，鎮日愁眉苦臉，没有一天有好顏色。你以爲今晚賜宴，大家都吃得開心？玩得快活？」

「萬歲勵精圖治，必爲中興之主，公主又何必杞憂？」

「嗯，但盼能有一個中興的局面，也不枉父皇宵旰憂勞。」長平公主剛說到這裏，又掃了她的閨伴一眼：「貞娥！」

「什麼？」貞娥一驚，向鏡子裏望了一眼：「公主是說，這朵珠鳳插得不是地方？」

「假若有一天大明的江山不保……」

「公主，今日除夕，圖個吉利。」

長平公主隱忍了半天，終於無法扼止覆上心來的悲哀，搖搖頭，又低沉地接下去：「假若有一天，大明的江山不保，你我女孩兒家該怎麼辦？恐怕只好一死了之。」

「不，不能白死，我要殺賊報主！」貞娥挺了一挺腰。

「用什麼？傻丫頭，赤手空拳麼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說不定我能找到一把寶劍！」

「嗯，看你做英雄吧！」公主不相信地望了貞娥一眼，索性專心一志地打扮自己，半晌，才又喊了一聲：「貞娥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宣何新！」

「何新！」貞娥走出去喊。

「奴輩在！」內監何新應聲而至。

「是時候了麼？」

「可以去了，皇后娘娘想見公主得緊！」

長平公主這才掃去衷心雲翳，笑望何新：「帶路吧！」

到了坤寧宮。

坤寧宮的燈火輝煌，公主首先到來，參見母后，侍立不久，太子和永王、定王也來了。在父皇還沒有進來的時候，太子總是調皮的，他望望公主，忽然指指她的臉上：「你看！」

「你說脂粉太濃麼？」長平公主立刻不安地用手帕拭臉，因為她知道父皇是不喜歡女孩子過份打扮的。

「不行，」太子又指指另一邊：「你看，兩邊的顏色不一樣！」

「都是你捉弄人，本來很勻淨的。」

正在這時，宮外的太監已經在喊：「萬歲駕到！」

大家忙着接駕，長平公主極端不安地偷拭着面頰，太子却調皮地向她擠着眼睛。崇禎皇帝朱由檢，滿臉沉鬱憂傷地走進來，他看到齊聚的家人，不覺想到手中的破碎河山。他深深地體會到，假若他無力保住江山，也就無力保住家人；做一名老百姓，仰事俯畜也許並不是一件難事；不，哪怕當年身為信王，兩肩上所擔負的憂患，也不曾像今日這樣多！不幸，他如今身為天子，一位末世的天子！祖先由淫妄所撒佈的糜亂，需要由他來收拾；老天爺所懲罰這人間的年年荒歉，需要由他來賑濟；那已在關外坐大的滿韃子，需要雙手來征服……他知道，不論是那一樁，都

是艱鉅異常的。嘆了口氣，他憐憫地望向這一家人，半晌才說：「起來，起來，今天不必拘禮。」

在這些人中間，他未免更多看了太子兩眼，這十來歲的孩子長得越發英俊了，有了這樣一位繼承人，希望也許大些，收拾這破碎河山，也許求不到及身之功；但他的孩子會完成他未竟之業！這是他比皇兄由校（熹宗）幸福的地方。由校短命無子，記得天啓七年，忽然外傳皇帝病重，他被傳入宮視疾，一眼就看出皇兄病癒的希望不大，在悲慘的氣氛中，更不免想起一些淒涼的往事：皇祖（神宗）由於寵愛鄭貴妃，父皇爲太子時幾乎被廢，也一直不爲皇祖所喜；後來皇祖雖然受不住東林黨的輿論壓力，只好把鄭妃的愛子立爲福王，父皇也一樣沒有好日子過！皇祖逝世，父皇雖然即位，却只不過做了三十天的皇帝，就慘死於政治陰謀下。皇兄即位，又不是一位英明領袖，每日只流連後宮，大權竟落到宦官魏忠賢和乳母客氏的手中，這個由宵小包圍的政治集團，還有希望恢復大明初期的光彩麼？想想祖先創業的艱難，再看看眼前的黯淡，他不勝泫然，面對着垂危的皇兄，却不免暗自抱怨他辜負了國家的重任；而最出乎意外的是，皇兄駕崩，破碎的河山，竟會在倉卒中丟到他的手上。

「我那時雖然驚慌，私心還不是歡欣若狂？」他又不免又重溫到這段往事：「那天進宮，我連魏忠賢送來的飲食都不敢碰一碰，只偷偷揣着揣在懷裏的胡麻餅！」接着，他又望了一望放在桌上的盛筵，勉強收拾凌亂的思慮，溫和地對家人說：「今天是團圓夜，大家圍起來坐，不必拘泥形跡。」

「萬歲！」周后首先舉起杯酒：「妾妃先敬一杯，祝萬歲龍體康泰，大明江山與天地同壽！」

「

「唔！」崇禎在興奮中把杯酒一飲而盡：「說得好，大明江山與天地同壽！」

「父皇，兒臣敬酒！」太子也捧起酒杯，跪在崇禎面前：「願父皇威震宇內，永享太平！」

「慈娘！」

「兒臣在！」

「你起來！」崇禎笑着把太子拉到身旁，他無法把太子當一般兒女看待，因為太子是他生命的真正延續，繼承着他的雄心壯志，從他在倉卒中接掌這一片破碎河山後，他就有心重新收拾！他是如此急切，也如此渴盼其完成，假若及身達不到這希望，他的繼承人必須完成它！要大明江山與天地同壽，就必須要有出色的好子孫，從太祖一刀一槍取得天下，以後除成祖外，有出息的子孫太少了，這命運希望由他和他的兒子來扭轉！慈娘的神彩煥發，定然會繼承父志，崇禎想得甜美，也笑得溫和，他幾乎想把兒子攬在懷裏，問：「你說，一國之君，要想威震宇內，應該怎麼辦？」

太子一時答不上話來。

「必須乾綱獨斷！」崇禎說時，又得意地回憶起那年的一段舊事：「你皇伯龍馭賓天，由朕入繼大統，那時魏忠賢與客氏正權傾人主，朕却於不動聲色間，能乾綱獨斷，殺了魏忠賢，掠死客氏，朝廷因此而宵小斂跡。當時，凡依附逆黨的，或處死、或幽囚、或流配；那些倚老賣老的大臣才不敢小覷朕，朕那時才十八歲！」

慈娘不覺對自己的父親升起一片由衷的崇敬。

「只是，」崇禎那剛開朗的顏色，不覺又陰黯下來：「朕自登基以來，轉眼已十二年，肘腋之患雖除，可憂之事仍多，從東林黨之後，處士橫議之風又起，使朕在政治上不能爲所欲爲！那些先朝老臣，一個個擺出正義凜然的樣子，在行政上處處掣肘；更何況各地大飢，亂民四起；尤其可憂的是，北方的滿韃子野心勃勃，前年，他們竟建立了大清國，與我朝分庭抗禮，不受羈縻！」

「那就該派大兵去圍剿！」太子說。

「怎說不是？」崇禎說：「朕有意派楊嗣昌前去，他是楊鶴的兒子，關於鎮邊諸務，他父子有一套家傳之秘，不幸他又丁憂，朕有意破格錄用，又怕朝臣會吵翻了天，尤其黃道周那老東西，最會倚老賣老，朕早晚要給他一點顏色看！」

「萬歲！」皇后至此忍不住開口：「朝廷倒是該多幾個敢犯顏直諫的人，如此才能集思廣益，萬歲何妨大度寬容他們？」

「嗯，集思廣益當然是好，無奈那些老臣，目光如豆，只斤斤於禮法，朕以爲非常之時用非常之人，才可行非常之事；如今禍迫眉睫，朕雖力爭上游，這些老臣背後却瞧不起朕，稱朕爲冲主；朕雖十八歲御極，這十多年來，難道沒有練出一套真正的治國本領麼？豈能由着他們喋喋不休？」

皇后不敢再說什麼，崇禎喝了幾口悶酒，又望望太子：「我朝從你皇祖以來，由於三案之爭，朝臣之間的門戶森嚴，尤其東林黨，自高崖岸，於天下人物，一律少所許可，朕因此痛恨至極，說什麼集思廣益，他們又哪裏真能共體時艱？所以你身爲太子，必須做一中興明主，尤其非乾

網獨斷不可。」

慈娘默默地聽着。

「新正後，朕將賜宴宗室大臣，慈娘、慈煥、慈燦，你們都一起參加，趁機熟悉熟悉一些政務！」

三個孩子都叩頭謝恩，慈娘尤其興奮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尤其今天父皇對他特別親切，他怎能辜負父皇的期待？何況他對朝政又久已充滿了興趣，他多麼熱切於自己是一名好舵手、好領袖。

「王承恩呢？」

「奴輩在！」司筆太監王承恩立刻走近，他是崇禎的親信，也是從信王府追隨過來的。他與皇上朝夕相處，彼此間的感情也超過了所有的人，包括滿朝文武與妻室兒女，由於崇禎對他的信任，使他大權在握，只是他一片忠心，從不弄權，却死心塌地承望着君王顏色，帝憂亦憂，帝喜亦喜。

「傳旨下去，新正後，賜宴宗室大臣。」

新正賜宴，是一個大場面。

每年新正，宗室藩王都來朝覲，真是濟濟一堂。再加上功臣之後，滿朝文武，早已是黑壓壓的一片。

太子周旋於衆人之間，除了嘉定伯周奎是他的外祖父，駙馬鞏永固是他的姑父比較親熱外，其餘的人都使他感到陌生，他留意到福王世子，一個十分顚預臃腫的人，該是他的伯父，太子清

楚這一段皇室的秘史，大明江山險些落到這位大胖子伯父福王手上。假若如此，那真是國家的不幸！父皇才是一位真正的英明天子，而他——當今太子，又是他理想的繼承人。慈娘在隱約中感到一份驕傲，他更清楚地看清了自己的尊貴。只是那些大臣，他還不認識他們，便輕輕地問駙馬鞏永固：「那三個形影不離的人都是誰？」

駙馬放眼過去，才回頭對他說：「那是宰相周延儒、大學士陳演、狀元魏藻德！」

「宰相是重要輔弼，父皇一定很相信周延儒！」

鞏永固苦笑了笑，自從公主逝世，他變成了一個憂鬱的人，也變成了一個冷淡的人；但是他却有眼睛，看見了許多隱憂：當今天子勵精圖治，只是在作法上太輕躁了一些，而且大權獨攬，秉性多疑。他能信任誰呢？十多年來，宰輔換了幾十個，周延儒雖然為人很圓通，但是想迎逢這位善怒的君主，想來也不是件容易事！鞏永固不想把自己內心的這個想法告訴太子，依然默默地苦笑。

「還有那位老人？」

「那是侍讀學士黃道周！」

「正在說話的，定是兵部侍郎楊嗣昌！」

崇禎因為關心北地邊事，所以對楊嗣昌垂詢甚詳，那忠耿的黃道周却不時送以白眼；他不僅不滿楊嗣昌母喪十五月仍署兵部，而且在根本上他以爲楊嗣昌是庸才，用他來對付滿韃子的驕悍，那是自毀長城。他忍之又忍，終於還是上前跪奏道：「楊嗣昌在守制期中，陛下竟畀之以重任，老臣實期期以爲不可。」

「朝廷需人，何必拘此小節？」崇禎知道這老頭必有此一奏，不在意地回答了一句。

「朝廷可用之才甚多，何必破此非常之格？用此不祥之人？」

崇禎見黃道周依然頂撞，不免發怒，他是一位崇信乾綱獨斷的人，原不希望別人多口，何況黃道周只不過站在東林黨的立場排除異己而已？於是便忍不住申斥：「道周，你是先朝老臣，凡事不爲國家着想，却處處阻撓，不是有些門戶之見麼？如今爲了些許小事而面折廷爭，其目的不是爲沽名釣譽？爲了沽名釣譽而使處士橫議，興風作浪，你居心何在？朕問你，無所爲而爲是天理，有所爲而爲是人欲，你們心自問……」

「老臣一心爲國，不想沽什麼名，釣什麼譽！」

「你爲國家的什麼？」

「天地綱常，邊疆大計。」

「朕重用楊嗣昌，正因爲他父親楊鶴曾爲三邊總督，父子相傳，駕輕就熟。」

「若不用楊鶴那等庸才，內憂外患，怎會蹉跎迄今？」

君臣爭執，羣臣失色，那被崇禎欽點狀元的魏藻德，更在那裏暗自發笑，他看清楚了大明江山氣數已盡，因此心裏早有打算：大清國在關外建立了小朝廷，皇太極已做了皇帝，那山海關能擋得住他們麼？誰做兵部侍郎不是一樣？不知哪一天清人就會像洪水猛獸樣的衝進來；就別說還有流寇李自成、張獻忠了。這也都是燎原的火種，飢民就像枯草似的容易被點燃，那些星星之火，也說不定哪一天會漫山遍野地猛燒，從而使得那些草莽人物也戴上了平天冠，坐上了金鑾殿……天下的事誰料得定？唯識時務者爲俊傑，要變才好，誰做天子不是一樣？多磕頭、少說話！奇